

在“夜光杯”上读到舅舅沈仲章先生抢救国宝的往事,眼前浮现出舅舅的音容笑貌。舅舅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,但在我的眼中,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慈祥老人。

网红打卡地武康大楼,是我舅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。记得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去舅舅家,要从八仙桥乘有轨电车,丁丁当当地过天平路。进了大楼还要坐电梯,那时上海高楼大厦不多,所以感到稀奇好玩。舅舅家是在六楼的602室,进到客厅,站在窗前看出去,视野非常开阔。马路正对面围墙内有一块铺满绿色的青草坪,一座白色的西式建筑,舅舅告诉我:“这幢洋房是宋庆龄奶奶的住宅。”

舅舅很幽默,富有童心,喜欢和小孩玩,好几次去舅舅家,舅妈总会拿出自己动手制作的甜点让我品尝。有时母亲会顺便去楼下的紫罗兰美发厅做头发,舅舅就会拿出很多书和画册,讲故事、猜谜语,哄我开心。有时也会玩些小戏法,变些小玩具、糖果出来逗得我大笑,他也会跟着笑起来。

舅舅家的房子很大,有四五间,但有两间房小孩子是不能随便进去的,我很喜欢,舅舅说,一间亮灯叫暗房,是冲照片的,另一间是录音房,你现在人小,长大了可以进去。

好像是在1956年,我上中学时,学校组织赴杭州参加夏令营,舅舅知道后,借了一台135相机给我。由于舅舅去外地采风,所以过了几个月后才去还相机。正好他在暗

房冲洗采风的照片,便也带我进了暗房,教我从暗袋将胶片装进显影罐,告诉我用什么配方,怎么操作,直到照片放大。第一次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由自己冲洗成照片,非常开心,从此爱上了摄影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,舅舅教我很多摄影知识,有时还带我一起拍照。上世纪60年代初,上海青年京剧团赴港演出回沪,在文化广场实验剧场,舅舅还带我去去拍舞台照,为杨春霞、蔡正仁、梁谷音等演员拍摄剧照。

那时舅舅主要精力在拍摄资料照上,有时也让我去帮忙。听舅妈开玩笑说:“人家是解放前做老板当资本家,他是解放后拿钞票去买资本家帽子戴的。”原来1949年后不久,有家小照相馆的老板逃到海外,店里的伙计来找舅舅商量,让舅舅将店盘下来,交给他们打理,让他们不至于失业。舅舅出于善心和对摄影的喜爱,就答应下来。待到公私合营,几家店合并为冠龙照相器材商店。当时舅舅是不在店里上班的,店里开了三百元工资给他,舅舅说,我没有上班,是不能拿工资的,每月给我几十元车马费就可以了。就这样,舅舅成了“资本家”。

舅舅原有许多摄影器材,其中有一套徕卡相机,附带许多定焦变焦镜头,舅舅曾用这套相机拍摄过大量资料照片,当时国内可能仅有几套这种相机。几次抄家后,这台相机也失去了,舅舅对此非常伤心。几年后,我偶然走过

淮海路淮国旧商店,在陈列橱窗里看到这套相机,告诉了舅舅。他非常兴奋,马上要我带他去淮国旧。那天下雨,到了商店,看到这套相机,标上是非卖品,舅舅站在那里,一声不响,静静注目张望,看了很久。雨下得越来越大,我拉舅舅去附近的沧浪亭,吃了一碗葱油拌面,走出店门,雨下得小些,舅舅对我说还要再进淮国旧看看。我又陪他进去看那套相机,我注意到舅舅的忧伤眼神,我的眼圈也红了。我知道,虽然这套相机价值几万元,但舅舅在意的不是这个,他伤心,是再也可能用这台相机来拍摄各种资料了。

舅舅多才多艺,在北大读书时曾演过话剧,并与张瑞芳在天桥同台演出,还学过声乐,唱男高音。许多朋友都知道舅舅家有个录音棚,并有许多录音设备。这个录音棚是舅舅自己设计、自己搞来一批隔音板请人做的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舅舅热爱音乐研究,致力于民间文化与民族音乐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抢救的工作,有许多音乐工作者经常到舅舅家来排练录音。有一次我到舅舅家,正好遇到音乐学院民族歌唱家鞠秀芳老师在录音曲《阳关三叠》。等录音结束后,舅舅兴致很高,他用意大利语也哼唱了一首民歌,大家拍手叫好,又鼓动舅舅唱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听舅舅唱歌,动听难忘。

待鞠老师走后,我壮着胆对他说:“我也要唱一首歌你听。”随后我唱了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听完后,舅舅鼓励我说:“你的音色不错,没经过训练,高音能唱到降B不容易,可以争取考音乐学院。”后来舅舅还特意带我去音乐学院找谢绍曾教授、南汇路找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讨教,并介绍我去原国立音专苏石林的声乐,视唱练耳。还带我一起听音乐会、看芭蕾舞、观京剧。后由于各种原因,我没有去考音乐学院。

舅舅除了自己动手做录音棚外,由于在洋行工作时接触过木材生意,所以对木材的质地、规格比较了解,因此对古琴的构造、木质和音色的改良、研究很有兴趣。记得1974

完事了吧!更想不到后来我又在1937年6月1日广州《民国日报》上再次见到水师和统带。标题是《廉州水师之设,内容为:“廉州水师之设,系沿用旧日旧制,且所属仅废旧小火轮两艘,兵不过百余名,以其所耗库款不多,故历来军政当局未注意其存废或扩充问题,吴主席铁城接任后,闻悉尚有廉州水师之设,深以为异,良以其能力薄弱,经费虽少,实无效益,乃提出省务会议后决查明撤废,昨经行文当地县府及第八区行政专员公署查覆,闻现在廉州水师统带为赖悦堂,乃少校职,任此已有多年,当局现定于本月内将该项水师裁撤,赖氏将调充别职。”看来,至少在1937年,还有水师、统带之称。也许它们此后终于从历史中告退,中国近代海军史该多写上这一笔。

这几天,申城街头出现一道别致的“景观”——不少家长送考路上成了话痨:滔滔不绝地“面授机宜”,到了考点学校门口,还在说。在两场考试间的休息时段,家长扎堆在喘息未停的孩子身边,不负责任地“评估”试卷、毫无根据地估分……如此种种,孩子不胜其烦,几乎要hold不住了!

其实,不少家长并不了解孩子考试前、中、后的心理:孩子本已紧张、焦虑,家长的喋喋不休反会雪上加霜,甚至影响考生情绪。不由想起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有一段送考往事,似可以供送考家长思考和借鉴。

十多年前的某天下午,我任教的中学有幸邀请到邓教授来为全体教师作报告。邓教授一上台,就由衷感谢女儿母校对她的辛勤培育。他说:那年女儿高考,考场恰巧设在离家不远的女儿母校。当天,邓教授在校门口等候考完一门语文学科的女儿,远远望见女儿迈出教学大楼——就在此时此刻,他

忽然发现,考场外女儿的班主任一个箭步迎上前去,在女儿耳边说了些什么,女儿满脸轻松出了校门。邓教授接到女儿,连忙问女儿刚才老师说了什么。女儿告诉他,老师说:“不要对答案,快回家。”这寥寥数语,邓教授一直铭记在心。8个字十分平常,却胜过千言万语,凝聚了老师的送考经验,是对学生最及时的关爱……后来,邓教授的女儿以出色的成绩考上大学,毕业后当了记者,后又出国攻读,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运墨至此,我感到,升学考试短促、金贵的“喘息”时间内,家长抓紧对子女千叮万嘱,本是人之常情;但此刻,孩子最需要平和的心态、冷静的气氛。考前“告诫”(还有考中“拷问”、考后“迁怒”),无助于舒缓压力、转移焦虑。送考间隙恰到好处地给孩子以安慰和鼓励,孩子轻装上阵,才有可能正常乃至超常发挥,实现“灿烂在七月”。

愿家长送考时,“慎而思之,勤而行之”(白居易语)。

送考说些什么

陈金生

多才多艺的舅舅沈仲章

郭浩楠

舅舅多才多艺,在北大读书时曾演过话剧,并与张瑞芳在天桥同台演出,还学过声乐,唱男高音。许多朋友都知道舅舅家有个录音棚,并有许多录音设备。这个录音棚是舅舅自己设计、自己搞来一批隔音板请人做的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舅舅热爱音乐研究,致力于民间文化与民族音乐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抢救的工作,有许多音乐工作者经常到舅舅家来排练录音。有一次我到舅舅家,正好遇到音乐学院民族歌唱家鞠秀芳老师在录音曲《阳关三叠》。等录音结束后,舅舅兴致很高,他用意大利语也哼唱了一首民歌,大家拍手叫好,又鼓动舅舅唱了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这是我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听舅舅唱歌,动听难忘。

待鞠老师走后,我壮着胆对他说:“我也要唱一首歌你听。”随后我唱了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,听完后,舅舅鼓励我说:“你的音色不错,没经过训练,高音能唱到降B不容易,可以争取考音乐学院。”后来舅舅还特意带我去音乐学院找谢绍曾教授、南汇路找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讨教,并介绍我去原国立音专苏石林的声乐,视唱练耳。还带我一起听音乐会、看芭蕾舞、观京剧。后由于各种原因,我没有去考音乐学院。

舅舅除了自己动手做录音棚外,由于在洋行工作时接触过木材生意,所以对木材的质地、规格比较了解,因此对古琴的构造、木质和音色的改良、研究很有兴趣。记得1974

完事了吧!更想不到后来我又在1937年6月1日广州《民国日报》上再次见到水师和统带。标题是《廉州水师之设,内容为:“廉州水师之设,系沿用旧日旧制,且所属仅废旧小火轮两艘,兵不过百余名,以其所耗库款不多,故历来军政当局未注意其存废或扩充问题,吴主席铁城接任后,闻悉尚有廉州水师之设,深以为异,良以其能力薄弱,经费虽少,实无效益,乃提出省务会议后决查明撤废,昨经行文当地县府及第八区行政专员公署查覆,闻现在廉州水师统带为赖悦堂,乃少校职,任此已有多年,当局现定于本月内将该项水师裁撤,赖氏将调充别职。”看来,至少在1937年,还有水师、统带之称。也许它们此后终于从历史中告退,中国近代海军史该多写上这一笔。

这几天,申城街头出现一道别致的“景观”——不少家长送考路上成了话痨:滔滔不绝地“面授机宜”,到了考点学校门口,还在说。在两场考试间的休息时段,家长扎堆在喘息未停的孩子身边,不负责任地“评估”试卷、毫无根据地估分……如此种种,孩子不胜其烦,几乎要hold不住了!

其实,不少家长并不了解孩子考试前、中、后的心理:孩子本已紧张、焦虑,家长的喋喋不休反会雪上加霜,甚至影响考生情绪。不由想起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有一段送考往事,似可以供送考家长思考和借鉴。

十多年前的某天下午,我任教的中学有幸邀请到邓教授来为全体教师作报告。邓教授一上台,就由衷感谢女儿母校对她的辛勤培育。他说:那年女儿高考,考场恰巧设在离家不远的女儿母校。当天,邓教授在校门口等候考完一门语文学科的女儿,远远望见女儿迈出教学大楼——就在此时此刻,他

忽然发现,考场外女儿的班主任一个箭步迎上前去,在女儿耳边说了些什么,女儿满脸轻松出了校门。邓教授接到女儿,连忙问女儿刚才老师说了什么。女儿告诉他,老师说:“不要对答案,快回家。”这寥寥数语,邓教授一直铭记在心。8个字十分平常,却胜过千言万语,凝聚了老师的送考经验,是对学生最及时的关爱……后来,邓教授的女儿以出色的成绩考上大学,毕业后当了记者,后又出国攻读,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运墨至此,我感到,升学考试短促、金贵的“喘息”时间内,家长抓紧对子女千叮万嘱,本是人之常情;但此刻,孩子最需要平和的心态、冷静的气氛。考前“告诫”(还有考中“拷问”、考后“迁怒”),无助于舒缓压力、转移焦虑。送考间隙恰到好处地给孩子以安慰和鼓励,孩子轻装上阵,才有可能正常乃至超常发挥,实现“灿烂在七月”。

愿家长送考时,“慎而思之,勤而行之”(白居易语)。

送考说些什么

陈金生

弹性之家

湘君

倾尽洪荒之力买了一套房,接下来,就是更加浩大的实事工程——装修。

买的是二手房,标准的“老破小”。原始格局是三房,但囿于面积有限,捉襟见肘,每个房间袖珍迷你,转身都困难。虽殚精竭虑,总感觉怎么分隔都不舒服,怎么安排都不服帖。一怒之下索性拆了墙,将书房和卧室通透一体,做成一间套房。反正“闹中只独静”,怎么折腾都随己,何必为了面子给自己枉设许多障碍。就算偶尔有亲戚密友来需要借宿一两日,中间用材料软分隔,两房即刻复归三房。想法落地花了点心思:用窗帘太马虎,木头太死板,玻璃又透光……最后,找到一种日式的轻钢龙骨分隔帘,轻轻一拉就好,既遮光又隔音,看着严实实则轻巧,实现了随心所欲,隔而不断。

以我过往的经验,买家遵循“尽量少买物品,给家里留下改造空间;尽量一物多用,发挥生活可塑性”的原则。就比如茶几。从前流行的款式像一块方方正正的“东坡肉”,厚重,刻板,且长久以来占据难以撼动的地位。现在则流行起轻巧搭配,四平八稳的大茶几换成了两个小号的圆形,且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,算是遵循错落有致疏密得当的中式美学。可是,还是大了。朋友搬新家,订了全套新中式家具,敦实的扶手沙发和两只直径50厘米的玻璃圆茶几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,腿都没地方放。其实司空见惯并非不可替代,也没有一定之规,两只茶几并非高不离矮秤不离砣,如果喜欢,你完全可以只搬一只回家,甚至,一个也不要。

我们不妨学学数学方法,或者回味一下高中时代的劳技课,把一只整装成品拆分,最简单的,分成上半部的台面和下半部的承载两部分。台面买个圆形的大餐盘,喜欢全铜的,下面配个青花石凳,复古,混搭,中西合璧;喜欢小透明的,用玻璃或亚克力台面,配石膏罗马柱底座,或拎一只顽皮的石猴让它顶着,随心所欲,还个性十足,绝无雷同。不想用的时候,台面往沙发背后一塞,底座往墙角一挪,腾出地儿来做瑜伽。

花招玩得更高明的,把二维变成三维,索性把下半部的承载再次拆分,让它也活动起来。网上搜到一种叫做“十八纸”的神器,是一帮脑洞大开的年轻人用牛皮纸做成的家具陈列,还在国际设计大赛上获了奖。自己有七十二变。你想空间留白,它乖巧地躲在橱柜里,像本厚字典;有客人时搬出来,略一使力,哗,扁平的纸张立马变成了一只立体的“纸柱”。放上搁板,摇身变成一只漂亮的创意茶几;若是客人多也不必担心,再使点力气,15厘米的“字典”变成了1米5的长条“纸凳”,3个成人安坐无虞。设计师的idea不俗,神奇的则是你的二次创作。

不是每一套房子都必须划分为几室几厅,也不是每一次搬迁都得备齐“四大件”“三十六条腿”,但每一个家庭,都值得拥有弹性。弹性是张力,能屈能伸;弹性是潜力,总有空间可挖;弹性是活力,是人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。每一套房子千差万别,每个人审美各异,接受它的现状,研究它的肌理,因地制宜,因势利导,避短扬长,犹如庖丁解圆圈的牛,李冰治泛滥的水,那才是顺应天地之道。而住在其中的人,也因此变得更有弹性,跳出窠臼,打破常规思维,一切皆有可能。

时令一过端午,盛夏的气息就扑面而至。天上的太阳,一下子就开足马力,尽情炙烤大地。望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,我有时会条件反射般地感到一股灼热,这或许就是晒伤的印记吧。

几年前到祖国的宝岛访学,期间曾到垦丁游玩。我们租了一辆机车,欢快地骑行在海岸线上,沿途的大洋风光美不胜收,直让人大呼过瘾。然而,我忽视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——防晒。垦丁地属热带气候,三面环海,阳光异常强烈。游玩过程中,我自恃不怕晒黑,因而没有采取防晒措施,还美其名曰要把皮肤晒成古铜色。一整天下来,以T恤袖口为界,手臂就变得黑白分明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,裸露在外的皮肤开始变得通红,还伴有火辣辣的灼烧感——原来是晒伤了。由于身体抱恙,匆匆结束了那趟旅程,玩得也不尽兴。回到住处,又是涂芦荟胶,又是吃消炎药,折腾了好些日子,皮肤的疼痛感才得以消除。至于肤色完全恢复正常,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

从此之后,我就对炎炎烈日多了几分敬畏,该防晒的时候一点也不敢偷工减料。这段经历让我深深地记住了:阳光有毒,且晒且小心——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上会导致其释放组胺、激肽等炎症介质,进而灼伤皮肤。

世人对于阳光的感受,大抵是亲

切的。阳光,驱散阴霾,带来光明。尤其是在严寒季节里,“冉冉晨雾重,晖晖冬日微”,自带几许抚慰人心的力量。但凡事过犹不及,太过强烈的阳光却会带来“切肤之痛”。诗圣杜甫不由感叹:“永日不可暮,炎蒸毒我肠。”人们看待事物常常带有偏见,只见面,难以完整认识。阳光如此,其他事物亦然。譬如提起台风,大家的第一感受往往深恶痛绝,祈祷各地“结界”发威,把它推得远远的。但台风也并非一无是处,在热浪滚滚的夏日,台风也会带来丰沛的降水,缓解酷暑的侵袭。事物皆有利弊两面,端看人们如何认知与取舍。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,不也是这种辩证法的生动运用吗?记得我当年考研,由于跨地区、跨学校、跨专业,入学成绩非常糟糕,但这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,并最终成功逆袭。这段经历于我而言弥足珍贵。闽南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精神,不也是在一个个逆境中,积蓄起不断拼搏的力量,从而到达成功的彼岸吗?

事无绝对,关键还在于如何趋利避害,把握其中的分寸与尺度。平素里温暖的阳光可能变成带毒的烈日,娇艳的鲜花也可能自带扎人的毒刺。在感受美好的同时,可别忘了潜藏的危机。只有把握好“度”,才能更好地享受阳光、享受生活。

阳光“有毒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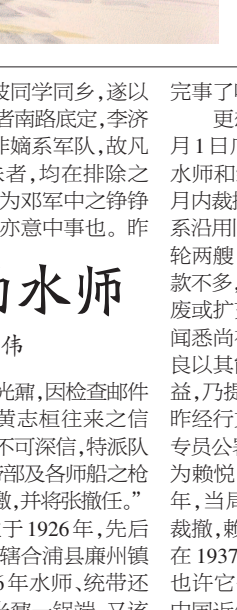
叶小杰

七夕会

湾仔街景

（水彩）

荣德芳



最后的的水师

张百伟

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最近,我在1926年4月27日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题为《北海水师又被陈铭枢缴械》的报道:“北海口岸,向设有水师统带一职,有水兵三百余人,师船(概系桅杆渔船式)十余艘,用以梭巡洋面,截缉土匪。邓本股未失败前,该统带职,由黄志桓之子充当,迨陈铭枢攻入廉州,黄志桓旅长张继业,率众迎

降,陈铭枢以张系彼同学同乡,遂以统带一职予之。逆者南路底定,李济深极力主张,清除非嫡系军队,故凡平日稍染邓军臭味者,均在排除之列。张继业平日亦为邓军中之铮铮者,其为李所疑忌,亦意中事也。昨

健康

叶小杰

倾尽洪荒之力买了一套房,接下来,就是更加浩大的实事工程——装修。

买的是二手房,标准的“老破小”。原始格局是三房,但囿于面积有限,捉襟见肘,每个房间袖珍迷你,转身都困难。虽殚精竭虑,总感觉怎么分隔都不舒服,怎么安排都不服帖。一怒之下索性拆了墙,将书房和卧室通透一体,做成一间套房。反正“闹中只独静”,怎么折腾都随己,何必为了面子给自己枉设许多障碍。就算偶尔有亲戚密友来需要借宿一两日,中间用材料软分隔,两房即刻复归三房。想法落地花了点心思:用窗帘太马虎,木头太死板,玻璃又透光……最后,找到一种日式的轻钢龙骨分隔帘,轻轻一拉就好,既遮光又隔音,看着严实实则轻巧,实现了随心所欲,隔而不断。

以我过往的经验,买家遵循“尽量少买物品,给家里留下改造空间;尽量一物多用,发挥生活可塑性”的原则。就比如茶几。从前流行的款式像一块方方正正的“东坡肉”,厚重,刻板,且长久以来占据难以撼动的地位。现在则流行起轻巧搭配,四平八稳的大茶几换成了两个小号的圆形,且一高一矮,一胖一瘦,算是遵循错落有致疏密得当的中式美学。可是,还是大了。朋友搬新家,订了全套新中式家具,敦实的扶手沙发和两只直径50厘米的玻璃圆茶几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,腿都没地方放。其实司空见惯并非不可替代,也没有一定之规,两只茶几并非高不离矮秤不离砣,如果喜欢,你完全可以只搬一只回家,甚至,一个也不要。

我们不妨学学数学方法,或者回味一下高中时代的劳技课,把一只整装成品拆分,最简单的,分成上半部的台面和下半部的承载两部分。台面买个圆形的大餐盘,喜欢全铜的,下面配个青花石凳,复古,混搭,中西合璧;喜欢小透明的,用玻璃或亚克力台面,配石膏罗马柱底座,或拎一只顽皮的石猴让它顶着,随心所欲,还个性十足,绝无雷同。不想用的时候,台面往沙发背后一塞,底座往墙角一挪,腾出地儿来做瑜伽。

花招玩得更高明的,把二维变成三维,索性把下半部的承载再次拆分,让它也活动起来。网上搜到一种叫做“十八纸”的神器,是一帮脑洞大开的年轻人用牛皮纸做成的家具陈列,还在国际设计大赛上获了奖。自己有七十二变。你想空间留白,它乖巧地躲在橱柜里,像本厚字典;有客人时搬出来,略一使力,哗,扁平的纸张立马变成了一只立体的“纸柱”。放上搁板,摇身变成一只漂亮的创意茶几;若是客人多也不必担心,再使点力气,15厘米的“字典”变成了1米5的长条“纸凳”,3个成人安坐无虞。设计师的idea不俗,神奇的则是你的二次创作。

不是每一套房子都必须划分为几室几厅,也不是每一次搬迁都得备齐“四大件”“三十六条腿”,但每一个家庭,都值得拥有弹性。弹性是张力,能屈能伸;弹性是潜力,总有空间可挖;弹性是活力,是人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。每一套房子千差万别,每个人审美各异,接受它的现状,研究它的肌理,因地制宜,因势利导,避短扬长,犹如庖丁解圆圈的牛,李冰治泛滥的水,那才是顺应天地之道。而住在其中的人,也因此变得更有弹性,跳出窠臼,打破常规思维,一切皆有可能。

时令一过端午,盛夏的气息就扑面而至。天上的太阳,一下子就开足马力,尽情炙烤大地。望着窗外明晃晃的阳光,我有时会条件反射般地感到一股灼热,这或许就是晒伤的印记吧。

几年前到祖国的宝岛访学,期间曾到垦丁游玩。我们租了一辆机车,欢快地骑行在海岸线上,沿途的大洋风光美不胜收,直让人大呼过瘾。然而,我忽视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——防晒。垦丁地属热带气候,三面环海,阳光异常强烈。游玩过程中,我自恃不怕晒黑,因而没有采取防晒措施,还美其名曰要把皮肤晒成古铜色。一整天下来,以T恤袖口为界,手臂就变得黑白分明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,裸露在外的皮肤开始变得通红,还伴有火辣辣的灼烧感——原来是晒伤了。由于身体抱恙,匆匆结束了那趟旅程,玩得也不尽兴。回到住处,又是涂芦荟胶,又是吃消炎药,折腾了好些日子,皮肤的疼痛感才得以消除。至于肤色完全恢复正常,那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。

从此之后,我就对炎炎烈日多了几分敬畏,该防晒的时候一点也不敢偷工减料。这段经历让我深深地记住了:阳光有毒,且晒且小心——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上会导致其释放组胺、激肽等炎症介质,进而灼伤皮肤。

世人对于阳光的感受,大抵是亲

切的。阳光,驱散阴霾,带来光明。尤其是在严寒季节里,“冉冉晨雾重,晖晖冬日微”,自带几许抚慰人心的力量。但凡事过犹不及,太过强烈的阳光却会带来“切肤之痛”。诗圣杜甫不由感叹:“永日不可暮,炎蒸毒我肠。”人们看待事物常常带有偏见,只见面,难以完整认识。阳光如此,其他事物亦然。譬如提起台风,大家的第一感受往往深恶痛绝,祈祷各地“结界”发威,把它推得远远的。但台风也并非一无是处,在热浪滚滚的夏日,台风也会带来丰沛的降水,缓解酷暑的侵袭。事物皆有利弊两面,端看人们如何认知与取舍。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,不也是这种辩证法的生动运用吗?记得我当年考研,由于跨地区、跨学校、跨专业,入学成绩非常糟糕,但这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,并最终成功逆袭。这段经历于我而言弥足珍贵。闽南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精神,不也是在一个个逆境中,积蓄起不断拼搏的力量,从而到达成功的彼岸吗?

事无绝对,关键还在于如何趋利避害,把握其中的分寸与尺度。平素里温暖的阳光可能变成带毒的烈日,娇艳的鲜花也可能自带扎人的毒刺。在感受美好的同时,可别忘了潜藏的危机。只有把握好“度”,才能更好地享受阳光、享受生活。

阳光“有毒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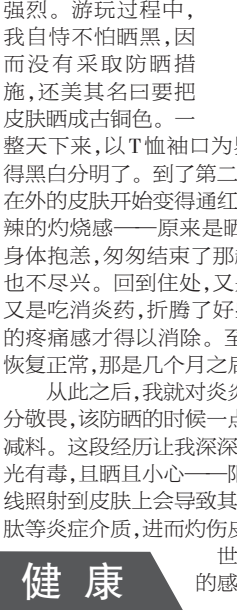
叶小杰

七夕会

湾仔街景

（水彩）

荣德芳



健康

叶小杰

倾尽洪荒之力买了一套房,接下来,就是更加浩大的实事工程——装修。

买的是二手房,标准的“老破小”。原始格局是三房,但囿于面积有限,捉襟见肘,每个房间袖珍迷你,转身都困难。虽殚精竭虑,总感觉怎么分隔都不舒服,怎么安排都不服帖。一怒之下索性拆了墙,将书房和卧室通透一体,做成一间套房。反正“闹中只独静”,怎么折腾都随己,何必为了面子给自己枉设许多障碍。就算偶尔有亲戚密友来需要借宿一两日,中间用材料